



伊 始 男人地带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伊始 ● 男人地带
花城出版社

始

I247.7
606

广东中青年作家文库

男人地带

伊

始著

●

男人地带

花城出版社

男人地带

伊 始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东莞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3 插页 270,000 字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60-2887-3

I·2463 定价: 19.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于幼军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文学，每一个时代又都会形成打上时代鲜明印记的文学主潮。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不仅满足了各个时代人们的不同精神需求，而且也起到了传播思想、启发民智、积累文化、移风易俗的巨大社会作用。综观古今中外历史，社会大变革、大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文豪辈出、传世佳作不断涌现的时代。这些大作家以自己手中的笔，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变迁的轨迹，描绘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他们的作品也因之成为受到后人热爱和重视的传世之作。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心态以及价值观念的变迁充分呈现。社会转型期一方面给文学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也呼唤着文学要积极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担负起激浊扬清、匡正祛邪的社会历史责任。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面对这样宏伟的事业，我们的作家、文学家不仅有着丰富的创作源泉，而且还有着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创作空间。

新时期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队伍经受了新的洗礼，端正了创作思想和努力方向，坚持扎根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满腔

热情地投入创作，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方面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对于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都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这套《广东省中青年作家文库》的面世，就是对近年来我省中青年作家队伍创作实绩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有赖于杰出人才和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我们在充分肯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与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相比，与国内一些先进省市相比，我省在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拔尖人才还不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作品还比较少。因此，我们需要从加快发展广东文学事业的要求出发，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学队伍建设，尤其是要大力培养跨世纪的中青年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人才，造就一大批政治成熟、思想深刻、思维敏捷、头脑清醒、功底深厚、作风扎实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形成宏大的广东文学新军。为此，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全面、正确地坚持“两为”方向和贯彻“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充分调动起作家、文学家的创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广大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健康成长创造条件。同时，还要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符合文艺自身发展规律，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的机制。

然而，对中青年文学工作者的成长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中青年作家正值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古往今来的许多杰出文学家，都是在其中青年时代写下旷世华章的。我们热切期望全省中青年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理论，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理论素养；不断深入实践、深入生活，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汲取

创作源泉；要有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精华和各家之长的胸怀和胆识，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要有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以及甘于奉献、艰苦奋斗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力戒浮躁，精益求精，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惟有这样，文学事业才会后继有人、蓬勃兴旺；文学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春意盎然。

目 录

总 序	于幼军 (1)
我与伊始	王维玲 (1)
阿德力西	(9)
阿斯塔那看墓人	(18)
大 潮	(29)
黑三点	(49)
居仁坊阿顺	(62)
海甸异人	(77)
还 愿	(93)
这些卖膏药的	(103)
戈迪乌斯绳结	(115)
棍棒教育	(125)
十八幅	(133)
奸 细	(142)
对丧事的理解	(154)
斗 毆	(175)
衣 人	(222)
“狗咬豹”和它的主人	(281)
文学与人生 (代跋)	(327)

我与伊始

看过伊始的手稿中篇小说《“狗咬豹”和他的主人》，我就想要请一位名家写篇评论，对伊始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点评和指导。我想到了秦牧同志，一是秦牧同志在广州，对伊始熟悉了解；二是秦牧同志热情，尤其是在扶持青年作家；三是秦牧同志眼界开阔，学识渊博，读古论今，文笔活泼，为青年人喜爱。

于是我就把小说的原稿寄给秦牧同志，同时我给秦牧同志写了封信，信中谈了我对作品的看法。秦牧同志看过小说的原稿后，回信说：“相当精彩，值得推荐。”愉快的接受了我们的约稿，并且按时把评论寄来。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评论，完全符合编辑部的要求。我们在1984年《青年文学》第6期的头条推出伊始的中篇小说《“狗咬豹”和他的主人》，同时以醒目的版面和大一号的字体刊出秦牧同志的评论《为平凡的人物写传》。秦牧指出：伊始已是华南地区“初露锋芒，日益受到注意的青年作家之一，”他这个中篇，“奇中有平，平中有奇，独特新鲜。”“虽在意表之外，仍在情理之中”。“文学贵于具有强烈性。这种强烈性，来自艺术的浓缩和素材的选择。”伊始完全掌握了这一点，他以精工细笔渲染气氛，运用细节描写进入境界，攫住人心。把一个辛勤、正直、憨厚、勇敢、自觉献身于自然保护区的老人和

它具有伟大人格的形象，塑造出来了。秦牧还谈到：读伊始的中篇，使他想到巴尔扎克的《沙漠里的爱情》，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说，“我不期然地想起那两个引人深思的有趣故事，我并不是说伊始的艺术功力已经可以和那两位外国著名的作家媲美了”，而是“这个中篇在某些方面，是颇有一点大手笔的雏型的，如能继续突破，一定会取得可喜成就。”秦牧同志是很有眼力的，他对《“狗咬豹”和他的主人》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两年后，这个中篇荣获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与他同时获奖的大都是当时饮誉文坛的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如周志芳、邓刚、达理、莫言、张炜、韩少功、刘震云、刘恒、王朔等知名作家。这说明，伊始没有让秦牧同志失望！

1985年中秋节前夕，我来广州参加一个会，我特别要伊始陪伴我去看望秦牧同志。秦牧同志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拿出月饼和水果款待我们，这次我们又一次谈到伊始作品的特色和手法，粗犷、原始、狂放，充满野性和自然，诡谲和怪诞的色块和色调，是伊始作品追求的艺术韵味。我们还谈到，这与海南付予他的大山的性格，大海的脾气，神秘的绿色原野，传奇的原始、自然生活，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伊始的艺术气质，艺术韵味，和与这相一致的艺术手法。在渲泄人世间的善善恶恶，在描写各色人物的心态上，有时放笔驰骋，集中一刻，淋漓尽致；有时集中一点，精心剪裁，精雕细刻；谋篇布局，有起有伏，有精有细，有浓有淡，有狂放，也有沉思，有激荡，也有宁静，是一曲节奏鲜明，色彩强烈的摇滚乐！从伊始开始，秦牧同志向我提了一串广东青年作家的名字，让《青年文学》发表他们的作品。

这次秦牧同志还特别向我表扬了当时在我社一编室工作的青年编辑杜卫东同志。小杜约秦牧同志给青年读者在写一本修养的书，为使秦牧同志写作时能有针对性，小杜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

当代青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的缺乏修养的事例。秦牧同志看过这些材料，百感交集，心情十分激动，责任心倍增，写作欲望十分强烈，“这些材料，很宝贵，给我很大启示，不仅让我下决心写这本书，而且对于如何写已成竹在胸，这是小杜的功劳，你们社能有这样的青年编辑真叫人羡慕。”这就是秦牧同志写的《和年轻人聊天》这本书。秦牧同志反映小杜的这些情况，回京后，我便在总编办公会议上提出，并在全社大会上表扬了小杜。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往事虽然历历在目，但已是十年前的旧事了，而今秦牧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对伊始和青年作家、青年编辑的热情和鼓励、真挚和期望，却是让我永怀不忘的！

从此以后，我对伊始发生兴趣，开始关注他的创作，无论是我去广州，还是他来北京，每次见面，我都向他约稿。几年下来，伊始的作品虽没有约到，他却一连向我推荐了三部作品，而且篇篇打响，这让我对伊始的艺术鉴赏水平不能不另眼相待。1985年3月他用挂号寄给我一部中篇小说，这是他推荐的第一部作品，信中写到：

“我手头有个中篇，是别人写的。作者林经嘉同志，原为韶关一大厂的党委副书记，没调进文学院专业搞创作，年纪与我相仿，一开始发表作品，即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一等奖。他写的这个中篇，不少同志都看过，都认为是反映改革的一篇佳作。我还没有看完，仅从前几章来看，就觉得作品很有气势，且有一种能征服人的思维力。更主要的是，作家在塑造丁一这个改革家形象时，无疑是倾注与糅合进自己的感情与经历的。他俩在气质上是如此相近，以致我从丁一的言谈与行动中常常想起作家本人来。由于我还没有看完全书，不可能谈出更多东西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绝不是浅薄之作，这里有改革者的真正欢悦。也有真正的痛心，它

会赢得读者的。”

这就是当年在《小说》第四期上重点推出的《急流》和相继出版的单行本。《急流》问世后一炮打响，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有50多篇，北京和广州相继举行了笔谈和座谈，肯定这是一部切入改革深层的力作。《急流》被改编成话剧、广播剧，并在全国获奖。林经嘉和他的《急流》享誉大江南北。中青社也以推出经嘉和《急流》引以为荣，这一切都让我不能不发自内心的感谢慧眼识佳作的伊始！

此后，伊始又向我推荐了张懿翎的《最后一个季节》和廖红球的《爱的古藤》，这两部中篇小说在《小说》发表后，也引起了反响。

伊始推荐的作品一一打响，这更引起我对他的兴趣，我一直对他的创作寄予希望，我总感觉他应该、也能够写出上乘之作。因此我不断地写信向他约稿，伊始终于拿起笔来开始创作一部中篇小说，我知道后非常高兴，便去信鼓励，并询问中篇的进展情况：

“那部中篇一直在我脑海里打转，人物、情节、主题似乎都不成问题，关键是切入的角度和叙事方式。普鲁斯特的《似水流年》、萨特的《卧室》，还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成了我的案头读物。写都市生活，写现代人意识，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我原来的写法线条太单一，尽管读起来会给人一种清晰、流畅的感觉，但它所包藏的内涵便得大大打个折扣。写得结实些，再结实些，是我给这部中篇定的目标……七月拿出稿子似乎有困难，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八月份。交稿期限一推再推，这真叫人难为情。但请您相信，我会给《小说》好稿子，而绝不是一篇‘温吞水’的东西。”

伊始的想法不凡，见解新鲜，他的不甘平凡，跃跃欲试的追求，给我带来无比喜悦，让我对他充满了信心。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他在另一封信里，有过详细的论述。

“目前，我正在写的是许多人的热衷的题材：改革。但这里没有方案之争，没有任免之事，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事件，所写的只是改革者之间的关系。人物是工业区的总指挥和一群年轻的刚毕业的大学生。编织线是一次沿海城市经济公开研讨会，与会者有国务院副总理、十四个沿海城市负责人。后来，又插进来一个到特区访问的老作家和一个到工业区讲学的中年专家。现在，改革已成为一个时新的口号，人人都喊着同一个口号，又各各做着不同的追求、各各做着不同的梦。这大约就是我所要写的。此外，在人物塑造方面，我也希望能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作品的主角，是我国干部队伍里的‘特殊人物’，他既是我国最古老的企业、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又是我国最新型的经济实体、海湾工业区的总指挥；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干部，又是喝了多年洋水的由外行变内行的企业家。他，每年要花2个月时间，到十四个沿海城市、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无论是现实生活中某一位领导人物也好，抑或是作品的主人公戚兆辉），我发觉，他们同好些历史人物一样（不管是维新派人物，还是守旧派人物），由于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的契机，都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为历史承担一份过于沉重的责任。正是从这一点上看，我才发觉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改革这类人物时，尽管也注意到社会环境和人物内心的描写，但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忽视了这种过于沉重的责任在一个人的心里所引起的‘温室效应’，

而离开了这一点，无疑会大大削弱人物的历史感和深厚感。进而言之，造成‘温室效应’的除去主要因素外，还应有许多其它因素，忽视了这些较次要的因素，对人物的真实感又是一个削弱。我能写好这个人物吗？用人物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次试验，成败仍为未知数！’不过，有一点我是颇为自信的：读者会说，这是一个新的人物。

写这部作品，我用的是传统手法，但借用了结构主义的一些技巧。每章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现在进行时’，一部分是‘过去进行时’。它们互相交叉，互相推动，互相对照，互相补充（或互相抵消）。现在已写了三万多字，大约再有三万字就可以脱稿，或许还要长些。”

看过这封信，让我感到振奋和意外。这振奋，是我发现伊始不仅文学感觉好，是写小说的行家，而且文学造诣也很深，是写评论的高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展示出的理论色彩多么强烈！既能充分说出他的创作观点和创作手法的理论依据，又让人对他的艺术见解感到新鲜、深刻，有所创造。由于这一印象，引发我后来提议让伊始为熊诚的短篇小说《黑吊钟》写评论的事。主要是我当编辑 30 多年，接触的青年作家中，似伊始这样，对自己的创作，如此煞费苦心，特别是在理性上，能考虑得如此之深之广，并能头头是道的说出这么写的依据和道理，简直是少有的！这更加使我喜爱伊始，更加强烈地想早日读到他的作品！

但情况突然发生变化。过了半年，也未见到他的稿子，我去信询问，他这才告诉我，他已去海南省电视艺术发展公司挂职体验生活，“没想到一上班，挂的是经理实职，给的是实权，干的是实事，工作落到实处，责任重大，不敢大意松懈，中篇只好暂放一边。”

我落空了，但这就是伊始，我理解他！他最看重友谊，谁对

他情意真挚，无比信任，他比谁都高兴，他会加倍偿还。伊始自己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潜力、优势和能量，但当别人发现他的聪明、才智和价值，并授重任于他时，他会抛弃个人的一切，专心致志、勇往直前的拼搏进取的，他对我说：“既在其位，必得正儿八经地做事，不可庸碌贻笑大方。”这是伊始发自内心的声音，他这么说，也这么做，我喜欢伊始，就是喜欢他这种实干单纯的品格，朴实向上的事业心。

1987年我在广州，一天伊始和熊诚邀我到辉煌华丽的白天鹅宾馆喝咖啡，我们坐在咖啡厅里，隔窗面对迷人的景致，秀丽的海面，开怀畅谈，在这次交谈中，我们谈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宏篇巨著的讴歌描绘固然需要，但那轻灵活泼，准确及时反映变革的社会的文学式样也是不可少的。伊始和熊诚谈了不少具体的人和事，都是敢于在改革洪流中当潮而立的人物，由此我们就想到，如果每篇以二千余字，专门写这类人物，写他一百个人物，不仅写出各色人物的性格魅力，而且时代性强，信息量大，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也许今天随意写下的人物，十年、廿年后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谈到当年《青年文学》辟“小说之美”专栏，也没怎么重视，发表廿四篇后，集中出了一本书，叫《小说廿四美》，没想到在读者中反响强烈，甚至海外都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去出版，社会效果如此之好是我们没料到的。就是在这次谈话中，确定由他们两人主持，在《青年文学》上辟专栏，叫“当代人剪影”，每期2~3篇。对文章的要求很高，不求大求全，不是展示人物的全部事迹，而是将经历浓缩、提纯，找准角度和侧面，以简洁活泼、概括性强的笔墨刻画其精神本质最光彩的一斑，既立体而传神地反映出人物的事迹，又能尽写当代人物的风采，尽绘改革时代的风流。

伊始和熊诚是很认真的人，这次谈话以后，他们便动作起来，从1988年第一期开始。《青年文学》“当代人剪影”这个栏

目就建立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连续写了十三篇文章，这里有写度假村工作人员的，有写渔村村长的，有写个体摊贩洗车人的，有写业余歌手的，有写有劣迹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更多的是写厂长和经理的。在这一年的九月以后，伊始和熊诚太忙了，难以坚持下去了。但《青年文学》这个栏目却出了名，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再也停不下来了。一直到今天《青年文学》还保留着这个栏目，而且已经举办过四届“当代人剪影”的征文和评奖，并且创造性地设立双奖，即作品的主人公奖和作品奖，几年下来已有百多名先进人物和优秀企业家走进“当代人剪影”的画廊。《青年文学》的声誉和影响也由此大增。饮水不忘掘井人，我说，在《青年文学》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当代人剪影”这个栏目的建立所取得的效益和影响，是不能忘记栏目最初的倡导人——伊始和熊诚的功绩的！

伊始在海南期间，多次向我发出邀请，“海南的冬天最迷人”，“真想陪你跑一趟我的家乡”。可我事务繁杂，就是不能脱身，此事一拖再拖，十年过去了，也未成行。伊始对此“耿耿于怀”，“此一夙愿始终未偿”。而今我退休了，休闲在家，但伊始又办公司，又办报纸，忙得24小时连轴转，忙得没有白天和黑夜。最近又进入作协党组，选为作协副主席，主管创研室工作，肩负广东地区文学创作繁荣的重任，公务更加繁忙，责任更加重大，此刻，就是他如何诚挚地邀请我，我也不能去了。

王维玲

阿德力西

阿德力西是个哈萨克牧工。他有两样心爱的东西：一把俄制胡须刨子和一根牛皮鞭子。

胡须刨子是他给乌斯满^①当卫士时，用一顶黑羊羔皮帽外加一大把勃郎宁手枪子弹换来的。换主是一名白俄军官，叫什么斯基中尉，胡须刨子包在一块柔软的麂皮里，还有七成新。那时，阿德力西暗暗地爱着一个哈萨克姑娘。她的名字同她一样质朴：青稞。哈萨克喜欢用植物的名称给女孩子命名，阿依古丽是个最常见的名字，意思是月亮花。月亮花是草原里最美丽的花，因此哈萨克姑娘都爱用这个名字。叫吉尔吉斯的也不少，吉尔吉斯是冬场里的牧草。她不叫月亮花，也不叫吉尔吉斯，她叫青稞，可她比月亮花还要美丽，比吉尔吉斯还要迷人。她刚长到十四岁，草原上的阿喀^②就被她迷住了。阿德力西比她大四岁，可从来还没跟她说过一句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一见到那双黑葡萄

① 乌斯满，叛匪头子。一九四九年冬，新疆刚和平解放，乌斯满即在北疆发动武装叛乱。叛匪通过欺骗和屠杀的手段，裹胁了草原上许多哈萨克部落，为其火中取栗。后由于我们采取了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很快把被裹胁的群众争取过来，至一九五一年夏，叛乱即告平定，乌斯满被活捉。

② 阿喀即哥哥。

萄似的眼睛，想好的话就全忘了，小伙子生自己的气，用拳头捶自己的脑壳。骂自己是胡杨树头疙瘩，发誓下次一定要把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地倒出来。捶脑壳没用，骂和发誓都没用，再见面，背了十几遍的话还是忘了。于是，小伙子只好把给姑娘的情话放在心里说。悄悄话悄悄说，悄悄在心里说了两年多。

青稞十六岁了。紧身胸甲再也裹不住那逐渐挺起来的胸脯，黑葡萄似的眼睛，更水灵更明亮了，丰满的双颊红润得就像刚晒过的藏红花。阿德力西也变了，稚气的唇边，茸毛变硬了，光滑的下巴，扎手了，才两年多时间，疯长的胡须就不客气地围住了嘴巴，屈铁盘丝一样，黑通通的一片。

这一年夏天，阿德力西终于找到了表露爱情的机会。

在哈萨克小伙子和姑娘们眼里，“姑娘追”比过肉孜节和库尔班节还要吸引人。哈萨克信仰伊斯兰教。古老的教义规定，每年回历九月，封斋一个月，不吃饭，不喝水。不过这饿不死人，因为封斋放在白天封，两头不见太阳的时候，照样吃饭喝水，因此饿不死。封斋期满，就是肉孜节。肉孜节后七十天是库尔班节，又叫宰牲节——宰杀牲畜祭祀胡大。回族过肉孜节最隆重，哈萨克则把库尔班节作为大节。封斋不封嘴，开斋也不过是不必躲在黑地里吃喝，因此开不开斋都是一回事，算不得什么，而胡大呢？他离草原太远了，谁也见不着；而且他岁数太大了，他不了解青年男女的心事，更不知道阿德力西的苦恼，所以，尽管肉孜节和库尔班节带着神圣而庄严的色彩，但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还是更喜爱“姑娘追”。

“姑娘追”不是节庆，是娱乐——借娱乐来传递爱情，就像大理的三月三、壮乡的歌墟、海南儋县的夜游，但有一点不同，“姑娘追”是在马背上进行的，而且无须歌唱。一对青年男女先是缓缓并辔而行，一路上，小伙子可以用各种方式向姑娘倾吐爱慕之情。如果做得太过份，惹怒了姑娘，在返途时，姑娘会用手